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四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

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葢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柢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

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

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無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

否則君子攜之執事姿畧頴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為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譽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葢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為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賛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

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宅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奬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為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已為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葢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阸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

甚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稱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弊弊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閒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

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譬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

左河右山强國之與鄰列而為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恵則恣以威則揺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

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葢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為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

肖雖不為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為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為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為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為忍心

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蕘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掻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其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界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絶湖緜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堂十年縈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為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貴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懐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寛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為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為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

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傾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蠢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為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

以報當閤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賛左右之喜歳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蕘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絶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為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下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繫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

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實冀寛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為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為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惷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

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疏絶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竊冀寛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

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為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為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躓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恵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

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絶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詗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

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兖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

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

也鄆於州為大邑其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

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葢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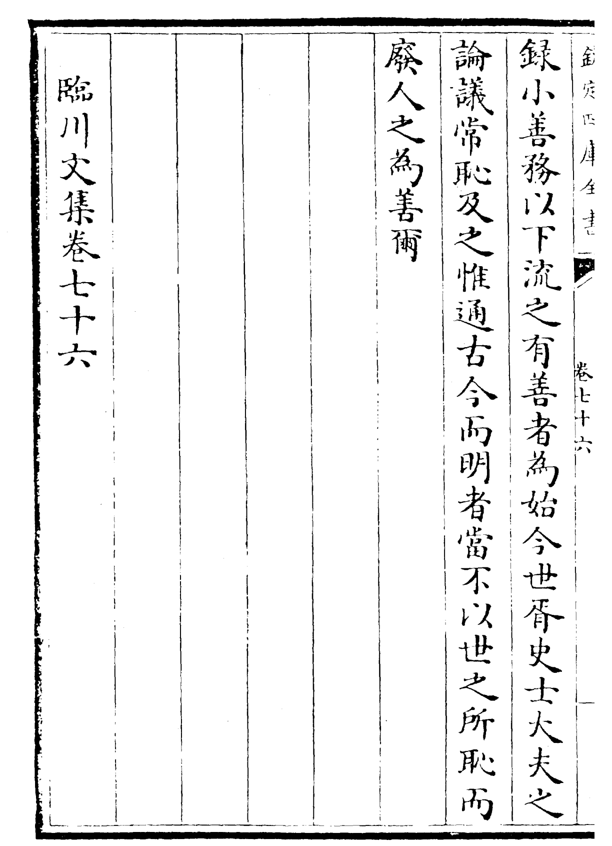
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其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

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覯覯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

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閽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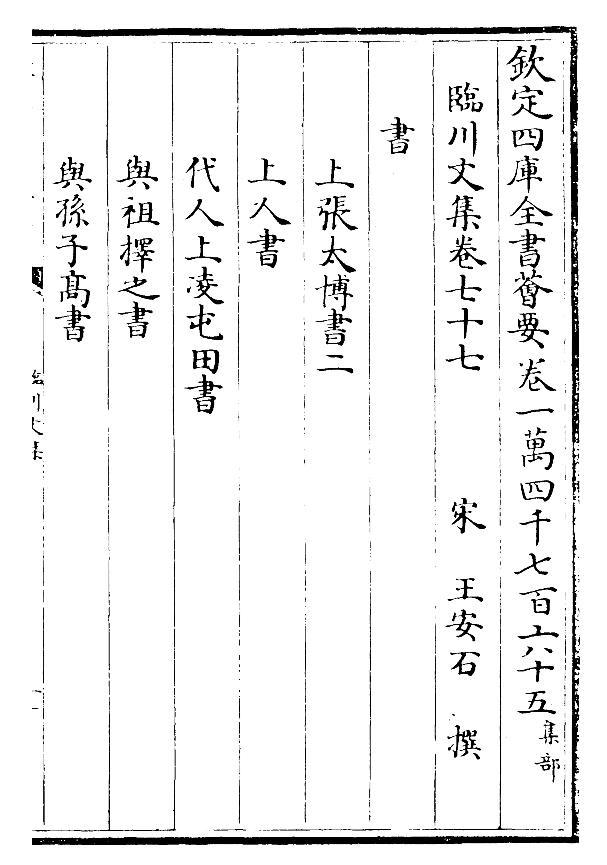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為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為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



録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為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耻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耻而廢人之為善爾

臨川文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五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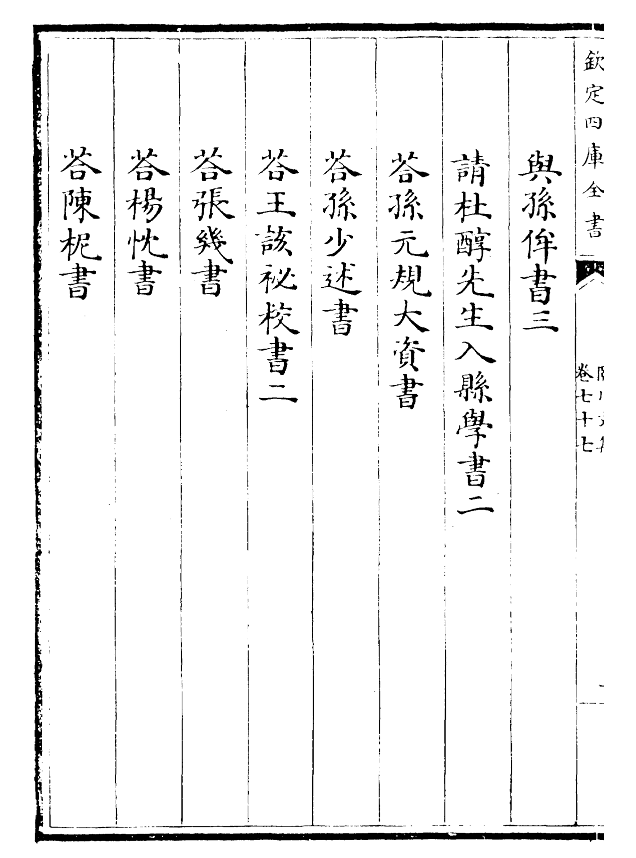
上張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慨然欲出仕往即焉

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瘝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禄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為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虚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為原説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為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某惷昧淺薄不知所以為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閑伏所短以終取憐閒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撥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

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

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

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孰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淩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歘然以為巳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狼

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阨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寠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寠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

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諱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

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

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葢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予高足下辱賜教奬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顧過為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寘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顧哉

兄乃板其辭以為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惎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熖然而推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其岂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惎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

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别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説而朱祕校乃已

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予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予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予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

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為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為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為解矣某甚重

去親側若正之難来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為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為火所燔為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

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

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
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
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
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為
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
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
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

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乆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别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

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兹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為罪也大矣雖聰明寛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

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踈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强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别後𢞞然如失所慿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為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

行無事當為朱先生叙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為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怍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

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其之施設亦茍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予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

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為貧之仕為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巳矣會計當而巳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為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

不得已焉者捨為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為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為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為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娱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為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貺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喜焉開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誅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欿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祇使其中有絶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

似邪夫顔而自忖其中則歉然其為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為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頼其為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藴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

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擴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嘿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葢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

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其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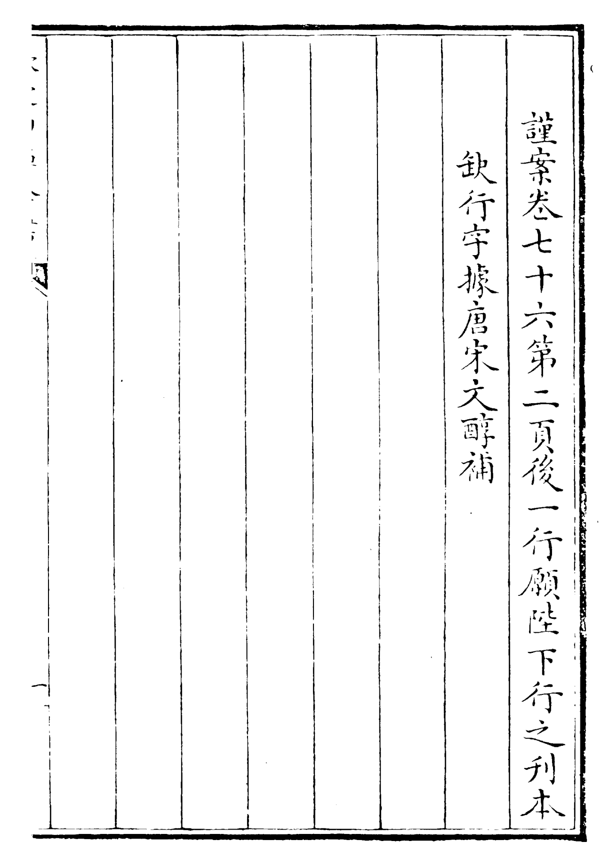
其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貺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已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其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
文章者輙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
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庻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
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為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
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覩不圖不遺面恵賜之又語以見
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
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
江南士大夫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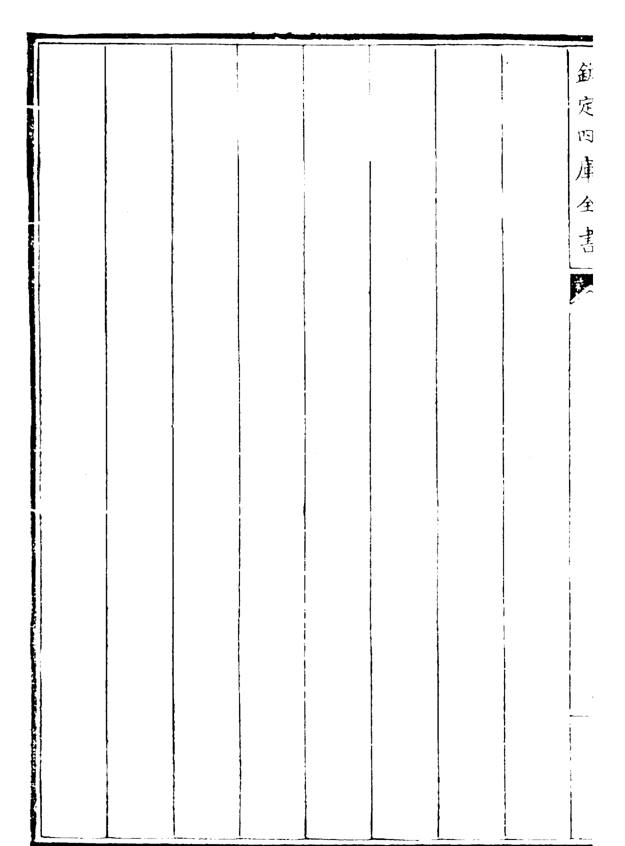
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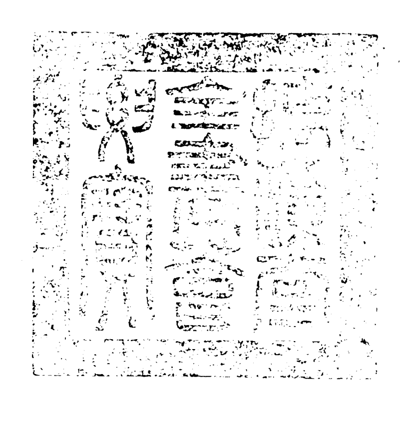
臨川文集卷七十七



謹案卷七十六第二頁後一行顧陛下行之刊本

欽行字據唐宋文醇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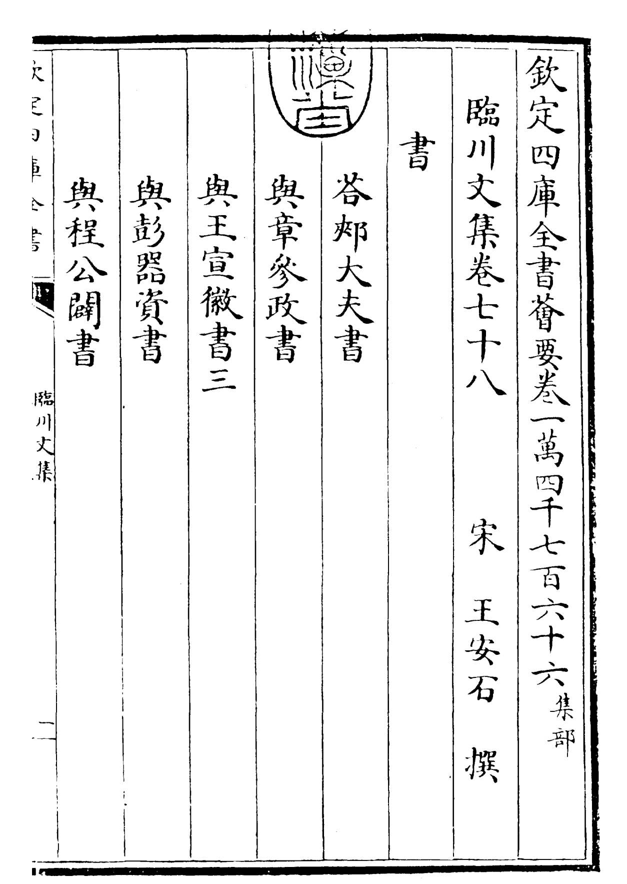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六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書

答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令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秖傷懷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即苦

晉肱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為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牆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為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違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内吉慶新正伏兾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懐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既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强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為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為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别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閒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茍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逺賜存省區區

哀慼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别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丈福不及别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

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閒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别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

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
接狀矣然民既為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
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
錦雞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别後懷渴殊深伏惟動
止萬福鵩已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
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寛中自愛兩日稍寒矣

尤宜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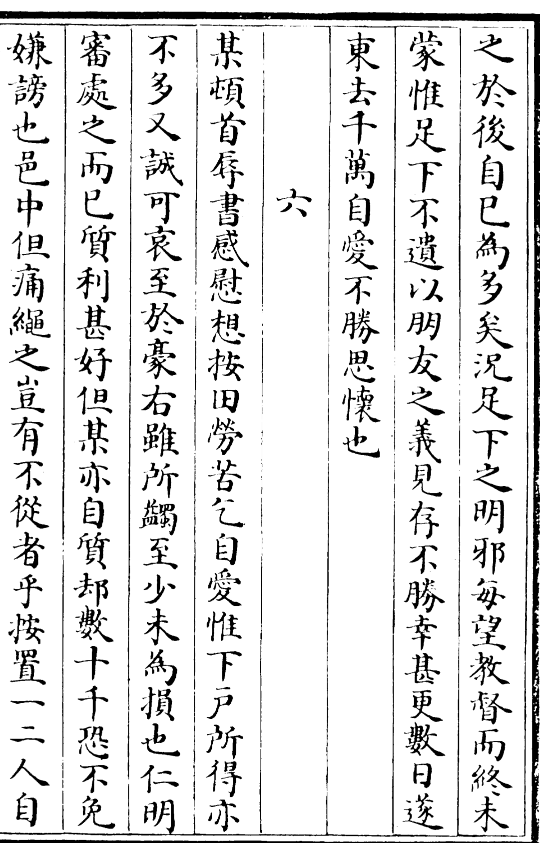
四

某頓首到郡怱怱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閭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閤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

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為致問亦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辭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



之於後自巳為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為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巳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

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閒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懐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别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柰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内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黄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為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類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為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

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澨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夾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覯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渇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頒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為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違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為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鄉叙感日詗啓從之東馳布悃愊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為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

山川相望拘綴無縁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峋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闕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二

某啓承嘗從數辱丘園得閒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

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屛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詧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詧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歳晝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愒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

弟見訪闕於從容及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别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蕺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懐未爾為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

展親墓不獲追送瞻係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為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濆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為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

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

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八